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七下

戊辰 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為涇原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質實〉涇隴二州名涇注見漢年光武建武元年安定隴注見漢靈帝中平二年河隴

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

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税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司馬公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書法　前書句勘兩税錢帛未嘗問及税外也於是運至錢帛則有税外之名然則其非惟正之供多矣既不能推以予民而又輸之大盈以供私用鄴侯格君之事業於是亦少愧哉書曰輸大盈庫深譏之也非是秋尋罷則歲輸百萬害當何如矣

即當褒贈
或人虛誕
亦非政體
之殘忍好
可以饗俎
風示將帥

發明李泌相業多有可觀獨輸錢大盈不滿人意夫楊炎尚能一言歸財賦於左帑泌乃反不及之亦由德宗政事多僻泌皆一一爭辯故至是有不能盡言者夫宰相時來則為之李泌非有心於富貴者爾代兩朝皆當相而不相況近因東宮之事力乞骸骨使其因此而去要為不失其職今乃隱忍於此此君子所以為之惜也況既有常稅則稅外安得復有錢帛而又輸之大盈則其失愈益甚矣然綱目書此於泌若無所譏者是亦君為元首之義非德宗之陋則無是也其旨微矣

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

甚德宗此而兩失矣

詔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上從之**集覽**杜鄣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質實**成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白起郿人善用兵秦昭王用為左庶長戰勝攻取凡七十餘城後封武安君

書法置太公廟不書詔此其書詔何譏非事也白起之世祀詩矣而以荒誕之說葺廟而褒贈之書曰詔譏在上也

發明置太公廟君子猶譏之況白起專以殺人為功者乎而又贈以常伯之官則謬益甚矣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

神策神威凡十軍

雲南遣使入見質實雲南南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吐蕃寇涇

邠寧慶鄜州

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無敢與戰者吐蕃大掠而去

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

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泌薦之集覽夏縣注見高祖武德二年柳谷即柳谷口在張

掖質實柳谷未詳處所按一統志陽城定州北平人郡隱居中條山盖中條山在平陽府蒲州東南

一十五里此山跨平陸芮城安邑夏縣解州之境

發明 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行著聞既曰著聞則非終隱者矣是以書法如此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韓遊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之未至遊瓌輕騎歸朝戍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帥衆作亂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勒兵斬之而迎獻甫上聞軍衆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覦安反仄也上喜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

質實 窺覦注見太宗貞觀十年反仄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罷句檢諸道稅外物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賀實京師注見

周顯王二十五年

發明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固古今之通患也前書以元友直為諸道句勘兩稅錢帛使初未嘗有稅外之文考之分注及前史亦皆無之今友直乃校勘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至於民不堪命是豈非姦吏並緣之弊乎夫明使之檢校兩稅而遂及於稅外萬一使之督責稅外則其弊又將如何哉德宗寤而罷之直書于冊雖曰幸之蓋亦傷之也

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回紇可汗遣其妹及大臣妻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仍請改為回鶻許之 **集覽** 回鶻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回紇

書法 蠻夷自改號不書書重請也綱目書和親於此莫詳焉是故求和親書來迎公主書以咸安公主歸之書

吐蕃寇西川韋皐遣兵拒擊破之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韋皐乃為書遺雲南王叙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以塞其趣蜀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勢始弱矣皐遣兵拒擊破之於清溪關外 **集覽** 書遺遺唯季反 **質實** 瀘北瀘水

之北注見漢後主建興五年會川一統志云本漢越嶲郡會無縣地晉宋因之齊屬獠郡後周屬亮善郡隋屬嶲州唐徙邛都於此名曰會川縣南詔置會川都督府又號清寧郡宋時屬大理為會川府元置會川路治武安州隸羅羅斯宣慰司○國朝初復立會川府領武安永昌麻龍等州隸四川布政司後改置守禦千戸所隸建昌衛永樂初改為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清溪關在黎州安撫司城南九十里大渡河外唐韋臯鑿之以通羣蠻號曰南道為重鎮即此

十一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歸之質實河汗夷狄君長之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咸安郡名注見肅宗上元二年蓬州○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其下畏而悅之

質實　淮水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汴水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甬橋注見建中二年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濠泗二州名濠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泗注見昭宗景福二年綱紀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淄青軍名注見代宗大歷十年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卒

質實　橫海節度注見憲宗元和十三年

子懷直自知留後

己巳　五年春二月以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

懐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伸為景州刺史

集覽弓高漢地志河間有弓高縣漢功臣年表弓高在營陵正義曰屬滄州按今景州東光縣有弓高店疑即此

質實景城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渤海郡東漢省後魏徙咸平縣治此隋改曰景城屬瀛州唐屬滄州宋省之故城在河間府獻縣界弓高漢之縣名晉廢隋復置屬平原郡唐為景州治所後省之漢封韓頹當為侯國崔浩曰韓增為龍頟侯城有龍頟村即此故城在河間府景州東北四十二里滄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景州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

托命于人相職佐君為政朝廷則唐流宗從恭民非所得而主泌云惟君可言命確理

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為不足與言以是朕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范氏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

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盧杞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已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既而泌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胡氏曰李鄴侯知慮過人而

以竇董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茍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邪是直大言以蓋其循默充位之咎耳

竇董晉虞鄉人

建安十五年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竇鄴縣名注見漢獻帝

泌有謀畧而好談神僊詭誕故為世所輕

冬十月韋皐遣將擊吐蕃復嶲州竇嶲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

鶻○十二月回鶻天親可汗死遣使立其子為忠貞可汗○吐蕃寇北庭回鶻救之

北庭地近回鶻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回鶻數侵掠之至是吐蕃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集覽沙陀注見高宗永徽三年朱邪

庚午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考異據開成四年彰信可汗書弑則此當書回鶻弑忠貞可汗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録至豐州刺史李景略先據高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

汗棄代助爾哀慕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畧於庭威名聞塞外集覽梅錄即達北特勒梅錄將軍

實豐州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塞

吐蕃陷安西

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北庭沙陀皆降於吐蕃安西由是遂絶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質實安西鎮名注見建中二年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

辛未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詔六軍與百姓訟者府縣毋得笞辱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官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

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毋得笞辱

質實 市井注見晉孝武孝建元年

書法 直書其事而貶意自見矣

發明 自兵民既分兵以衛民而民以養兵二者固不可以相無也若以兵為天子之兵則民獨非天子之民乎德宗優恤六軍縱其侵奪百姓獨不念民為邦本凡六軍之須皆取之於民民苟不安其生則軍亦何以為養況訟者所以分別曲直若獨笞百姓而不許及六軍則固不必分辯而百姓已受屈矣尚何訟之有哉直書於册則德宗頗僻之政其繆戾無識昭然自見於書法之間矣可

勝數哉

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卒以其子昇雲為留後質賓義武節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竇參惡之也胡氏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嬿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集覽長源李泌表字天民莊子庚桑楚篇有恒者人舍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林希逸口義云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正誤天民今按胡氏正本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集覽乃引莊子何邪

書法授新官解舊職恒也未有書解其職書解內職何特筆也帝於是無論思之益矣乃竇參為之也特書惜之是故賜爵未有書罷其職者五王書罷其政事中宗神龍元年拜官未有書解其職者陸贄書解內職是年其惜之也

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九月遣使來獻俘質實靈州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獻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俘馘

書法於是再書回鶻敗吐蕃和戎之利獨此而已矣

○以吴湊為陜虢觀察使

福建觀察使吴湊治有聲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湊為陜

號觀察使代參黨李翼 賔實福建按一統志古閩越地漢以揚州部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南部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大歷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及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於福州○國朝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福州泉州興化建寧延平汀州邵武漳州八府云陝號二州名注見貞元元年

壬申 八年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元佐卒

元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元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疋謂元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及卒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遣使問

以吴湊為代可爭監軍孟介行軍司馬吴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湊行至汜水元佐之柩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留罷用侯新使將士怒擁元佐之子士寧為留後刼孟介以請於朝上問宰相竇參曰不許則汴人將合於李納矣上乃許之 集覽 汜水注見漢王邦四年 質實 宣武節度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司馬官名注見陳宣帝大建九年六卿

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吴通元死貶竇參為柳州別駕

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吴通元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元死 質實 柳州注見中宗嗣聖元年吴通元海州人通微之兄

發明通元之死罪當死也此亦可謂之殺諫臣乎曰非也通元附會時宰之子謀陷忠賢則失諫臣之職矣然則何以書官曰書其官所以貶之也通元身為諫議乃朋比姦邪故書官以重其罪使之有愧於是官耳然則何以知之以其書賜死而知之也使其以諫死職則當以殺書之矣故曰通元之死罪當死也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受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

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辯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雖傷

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胡氏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贄雖再三辯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既而嶺南奏近日海舶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收市之命中使與俱上欲從之贄曰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舶所湊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況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乎

集覽 選曹選去聲猶漢之選部也注銓選事

質實 殿最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安南都護府名注見宣宗太中二年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質實 平盧節度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旣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胡氏曰德宗興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悅欺多疑而與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姤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遏隱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焉奉身而退可也而贄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

集覽 姤陰日進易姤女壯勿用取女程氏傳曰一陰始生於下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陽道將剝易剝不利有攸往程氏傳曰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長盛消剝一陽之

時衆小人剝喪君子故君子不利有
所往唯當巽言晦迹以免小人之害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

溺死者三
萬餘人

八月遣使宣撫諸道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
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
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
且令遣使巡撫所貴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
何憂乏用乎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
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
讐敵穆公猶救其饑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

道胡氏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之學其真洙泗之徒歟

質實 渠魁注見代宗廣德元年渠帥敬輿陸贄表字泰晉譬敢穆公猶救其饑事詳左傳僖十三年

書法 太宗之世水四十餘州矣不書大此其書大何無不大也延齡大用小人之陰盛矣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三詳漢文帝元年連州郡者十有一詳宋孝武孝建二年無大於四十餘州者矣水書四十餘州二太宗貞觀七年是年水患書救災之政七詳漢武帝元狩三年

發明 上書四十餘州大水下書遣使宣撫諸道此亦可謂得救災之意矣是時陸贄當國故其

所行如此德宗猶以恐生姦欺為言向非贄委曲開諭帝亦未必能從然則欲考相臣之事業者當以其時所行之事觀之則得矣

韋皋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質實

維州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

○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陸贄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别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

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
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
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為指囷倉計其數則億
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也
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
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
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蠲內和糴為易臣
以為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
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廪食有餘而財不足
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
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
價以糴而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
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
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
存其一餧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
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

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令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

集覽 纖嗇漢貨殖傳宛孔氏其盈得愈於纖嗇注纖細也嗇愛吝也言所獲盈餘多於細吝者也貨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行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民間闕輔注見代宗大歷六年委積注見宋主昱元徽二年

貨實 東渭橋注見漢高后

八年渭橋河陰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平陰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京兆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冬十一月朔日食○貶姜公輔為吉州別駕貿實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

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中使責參胡氏曰公輔之眷眷於遷秩陋矣至於黄冠之請躁動憸謷所以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能自免也集覽竇相謂竇參也姜公輔姓名也輔音戶憸謷晉灼曰憸古

悚字心戰懼也讋之涉反失氣言也

十二月以柏良器為右領軍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瑒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質實左遷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癸酉九年春正月初稅茶

凡州縣産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胡氏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

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劾哉

書法　書初何謹始也自帝有此書至文宗書增茶稅至馬氏書收茶稅帝啓之也德宗即位至是十四年而作俑害民之事層見疊出綱目於是三志其始焉是故作兩稅法書始建中元年行間架陌錢書初建中四年立稅茶法書初是年皆罪其始為民害也

發明　凡良法美意行於盛帝明王之世者後世皆廢不舉至於刻剝掊斂之政出於暴君汙吏之手者後世則踵而行之又從而增益推廣之如鹽鐵榷酤之類是也稅茶之法前此未有德宗始創而行之自此遂為不可易之法書初稅茶蓋亦志作俑之端謹其始耳嗚呼民生口腹之物自是悉出於官矣

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名茂昭

質實 義武節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書法 書賜名何美也曷為美之茂昭四請除代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汙俗可謂不負國矣綱目賜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終綱目書賜名五楊國忠李正已張茂昭田宏正朱全忠惟茂昭宏正以美書

○城鹽州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劒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集覽 保郭注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鄜坊二州名俱在陝西鄜音敷本漢馮翊屬縣隋置鄜城郡唐置鄜州坊本漢馮翊地周於今州界置馬坊唐立坊州

質實

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鄜坊二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山南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郡飼南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月支

三月貶竇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

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及更貶參驩州司馬又命理其親黨贄曰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

末滅上從之既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若薄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胡氏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以其言觀之有是邪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

集覽 應末滅應平聲當也末亦滅之義按韻會末字下注滅也引唐書宋璟傳末宥輕繫稱物平施稱尺證反施始豉反漢律歷志權者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易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伊川傳曰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質實 常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毗陵汴州注見周顯王二

十九年大梁暖昧不明貌藩鎮注見肅宗

上元二年年驩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

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絶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以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

明言責辱詞旨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
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
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
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
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贄排己置
之門下由是與贄有隙

集覽 爽無私之德爽亡也無私之德注見代宗廣德元年奉三無私以勞
天下傷不吝之明傷損也書仲虺之誥
改過不吝注成湯有過則改無所吝惜

正誤 恐爽無私之德
令按爽差也書故有爽德古註訓爽為明非陸贄之
言為是盈尺有刑今按唐律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
財物者一尺笞四十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
法者一尺杖一百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

質實 盧邁河南縣人

王於要荒之非不欲靜教覽第未免煩慮耳觀唐德之招雲南等以弱吐蕃而亦為患可知遠有道不必毀之也

韋皐遣兵攻吐蕃拔五十栅○董晉罷○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皐復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使詣皐上表請棄吐蕃歸唐皐遣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皐遣使慰撫之胡氏曰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為邊患然唐室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為強於非我族類者畫郊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不彊然後不名患於藩籬之外矣

集覽 鄴侯李泌也畫郊圻固封守拒國百里曰郊天子千里曰圻圻與畿通封起土界也守音始究反倫也謂但當規畫郊圻之制度堅固封疆之守備耳書

畢命篇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蔡氏傳曰申者申明之也慎者戒嚴之也封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當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秋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發明 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時如賈耽趙憬盧邁皆無足言獨陸贄才德俱優使德宗果欲經綸庶務則一贄足任其責必若用贄而參以羣庸是猶以騏驥與駑駘並駕耳贄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貶逐而後去哉書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尚可以得行其志乎

此君子所以不為德宗惜而為陸贄惜也

置欠負耗賸染練庫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從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衆口諠於朝市豈皆為朋黨邪上不從

集覽 抽貫錢即除陌錢之法也注見

建中四年留其二十有三醜正流言謂醜害正直者流言以謗毀之也左傳昭二十八年惡直醜正

質實 左藏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

書法 德宗嘗書置瓊林大盈庫矣於是再書譏也延齡之欺甚矣

發明 欠負皆貧人無可償耗賸則抽貫錢給用旋晝染練皆左藏正物以之置庫果何謂哉裴延齡之姦欺自非德宗愚蔽孰從而信之故書置欠負等庫若德宗之自置然者澄源正本之論也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考異** 此誤書謚 **考證** 當去忠武二字分註謚忠武

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閒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

國可勝
數哉

冬十二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名親兵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彊弱之幾不可不審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復奏曰萬榮鄙躁殊異紙良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況苟邀不順苟允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絶之於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襃將士而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范氏曰以下犯上以臣逐君

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偪天子守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質實 宣武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書法 綱目之法逐殺主帥而就代之則書其主名其不書主名何罪士寧也士寧淫虐以失衆心綱目畧逐者所以示懲也然則逐其主帥就以為代奈何而不書綱目至是不一書矣以為是唐世之故常不足復深譏之也 貞元十一年程懷信逐懷直義同

甲戌 十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擊吐蕃大

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皐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牁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歔欷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

集覽 牂牁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質實 歔欷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南詔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點蒼山神祠按一統志在大理府城西北點蒼山中峯下按點倉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盤亘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

泉流注為錦浪等十八川蒙氏封為中岳至國朝初沐英征大理出點蒼後立旗幟以亂之遂克其城即此山也

二月以劉瀌為秦州刺史

初劉怦卒劉濟在莫州其母弟瀌以父命名濟而以軍府授之濟以瀌為瀛州刺史許他日代已既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瀌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防秋濟怒擊瀌破之瀌遂將所部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以為秦州刺史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瀌親視之死者哭之

集覽瀌於容反　質實莫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劉瀌幽州昌平人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瀛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擊柝注見陳高祖永定二年

以李復為義成節度使

復辟盧坦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 質實義成節度注見懿宗咸通十年

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卒

李抱真卒其子緘祕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已都虞候王延貴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延貴守進至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如何衆莫對緘乃發喪守進名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緘赴東都尋以延貴為節度使賜名虔休 集覽昭義即澤潞藩鎮也自李抱真始有州五

曰并汾晉澤潞賀寳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代宗永泰元年東都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捎舘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

雲南王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為冊使賜以銀窠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兹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敬承使者之命集覽冊使注見高祖武德二年龜兹樂龜兹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夫關中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虛張威勢惟務徼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

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令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遥隷神策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遥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顧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冠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埸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范氏曰明君用人而

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贄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其貶黜便謂姦凶恒處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念亂或起于兹矣○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

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為兩稅但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

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為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勅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挈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内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廹促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酧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幷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范氏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蓋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

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
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
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賤者多
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柚空由取
其所無故也為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
道也○裴延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勿復補而
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有木
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
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
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檢閱左藏於糞土中
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
大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皆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
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為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
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
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
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

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為言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贄為太子賓客范氏曰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為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憬其為誅首與

集覽

僨軍僨國僨音奮張晏曰僨仆也謂軍不嚴整若亡僵仆也僨國猶言亡國也記射義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注賁讀為僨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僨又通作奔詩行葦篇注奔軍之將注奔音奮覆敗也供億注見太宗貞觀四年傷夷夷亦傷也左傳命軍吏察夷傷後書金瘡曰金夷風颷颷與猋通卑遙反爾雅扶搖風謂之猋郭璞注旋風也記月令猋風暴雨注回風為猋本又作飄騂書注見陳宣帝

大建七年乘驛方叔名虎注見晉康帝建元元年方召版圖按周禮版圖注以版為之今時鄉戸籍謂之戸版務穡專力農事也左傳務穡勸分窳惰窳勇主反嬾也此窳字不從穴漢書呰窳偷生而亡積聚顔師古曰呰窳言不勤作也呰音紫窳也新收而有復復芳目反除也謂其新至而除免賦役繩責注見漢文帝十四年以法繩之兼并之家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并役貧者杼柚空杼直吕反機之持緯者柚音逐機之受經者空盡也詩大東篇注言賦斂重絲麻皆盡杼柚不作質實疆埸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權衡注見周顯王十九年兩稅唐食貨志曰自開元以後租庸調法弊代宗時始以畝定税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税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是兩税之始也

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别駕

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銛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贄為忠州別駕充滂銛皆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

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范氏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贄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為者也過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過邪佞必以其微陸相見疎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綵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逐城而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疎野之態爾雖然讜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

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予不可則止之義也

【集覽】死職下句絕城必因諫獲罪而死於此職及至本傳作既與草茅守延英門守去聲詣也延英殿名伏閤俯伏閤下而極諫也注見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入閤取白麻壞之唐制封王拜相用白麻寫制不用印壞音怪毀之也按李肇翰林故事制用白麻紙詔用白藤紙書用黃麻紙韋執誼翰林故事中書初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辯近者獨用黃麻其白麻在北院唯德音赦宥拜免將相乃得用之絲綸之言記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注綸綬也綍引棺索謂王言之始如絲之細其出也如綸如綍之漸大

【質實】忠州注見玄宗開元十八年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王仲舒并州祁人崔邠貝州人垂之子

五月以李說為河東留後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深德定遠為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茵說奏其狀定遠詣說刺之說走免定遠台諸將示之曰有敕以李景畧為留後諸軍皆還官大將馬良輔覺之麾衆不受定遠走踰城墜死 質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回鶻奉誠可汗死遣使立懷信可汗

回鶻奉誠可汗死無子其相骨咄祿辯慧有勇畧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立以為可汗使來告喪遣使冊立之 集覽 天親前可汗之號 質實 可汗夷狄君長之號注見漢後

主景耀四年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

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

八月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考異此誤書謚考證當去莊武二字分注謚莊武○冬十月横海軍亂逐其節度使程懷直横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獵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為留後

質實横海節度注見憲宗元和十三年

丙子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

濟韋臯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集覽檢校官檢校某官與兼某官守某官判某司事知某事此五等官皆以待資淺之人非本將所置欲以悅其意也

發明中書令為三省長官平章事為宰相既以勳臣與方鎮並遷而又於諸道節鎮普加檢校官則夫名爵之濫至是極矣德宗初年鋭欲削平藩鎮而末年乃反若此由其所信非所當信而所行非所當行故也大書于冊其失自見

三月以李齊運為禮部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

之質實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書法書齊運何譏也齊運以柔佞得幸書之所以病德宗也終綱目書禮部尚書四揚尚希陳叔達齊運李絳惟齊運為譏辭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

緒尚嘉城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緒卒左右推季安為留後質實魏博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嘉城縣名一統志云後周所置屬龍涸郡隋屬扶州唐於縣置松州後廢之故址在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城内

以韋渠牟為右補闕

上生日故事用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嘲談辯給上悅之旬日遷右補闕

質實　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道士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麟德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殿

書法　書譏也渠牟嘲談辯給帝寵用之書補闕始此終綱目書以為補闕者二渠牟魏謩惟渠牟為譏焉

六月以竇文瑒霍僊鳴為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瑒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瑒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瑒曰武德貞觀時中人

不過貪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脇我為之矣文瑒叩頭謝遂焚之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胡氏曰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爾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竇霍而惜白麻答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乘其明而啓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蔽哉陸贄李泌為議論之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弼諧之地皆不開諫止安得不均其責乎

集覽 視六尚書視上聲比也 謂統軍資格比尚書

質實 鄭絪 滎陽人

書法 官官為中尉恒也其書之何重降麻也於是文瑒求降麻帝諭焚之而答宰相之不能拒書卒之也

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之故還宮以來専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禄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范氏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啓霸蓋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正誤

稅外方圓今按言於常稅之外或方或圓宛轉設法所致

質實

浙東節度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宣歙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新都

發明 欲觀世之治亂當於人才用舍觀之方是之時延齡以欺誕而寵擢陸贄以忠正而貶逐陽城以直言而左遷方鎮以拔扈而進爵然猶未也李齊運以柔佞為常伯韋渠牟以辯給為補闕竇霍以宦官為統軍嚴綬以進奉為外郎德宗進退人才雖不止此而其大要亦不越此然則政事安得而不紊威令安得而復伸綱目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則貞元之治亂蓋亦瞭然在目識者可以觀矣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僊鳴薦押牙劉沐為行軍司馬萬榮子迺為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馬使勤勞興賞劉沐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舁出軍士欲斫守進迺

止之遂殺大將數人都虞候鄧惟恭執乘送京師詔以晉為宣武節度使萬榮卒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董晉晉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初劉元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晉至悉罷之詔惟恭等各遷官賜錢惟恭謀作亂晉誅其黨械惟

集覽傔從傔音欠慊也從去聲唐封常清恭送京師

博奏傔從三十餘人注傔侍從也漢時謂隨吏出彊為

質實汴州注見周顯王少從亦曰傔從

二十九年大梁

八月朔日食○以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

朝議以董晉柔仁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

是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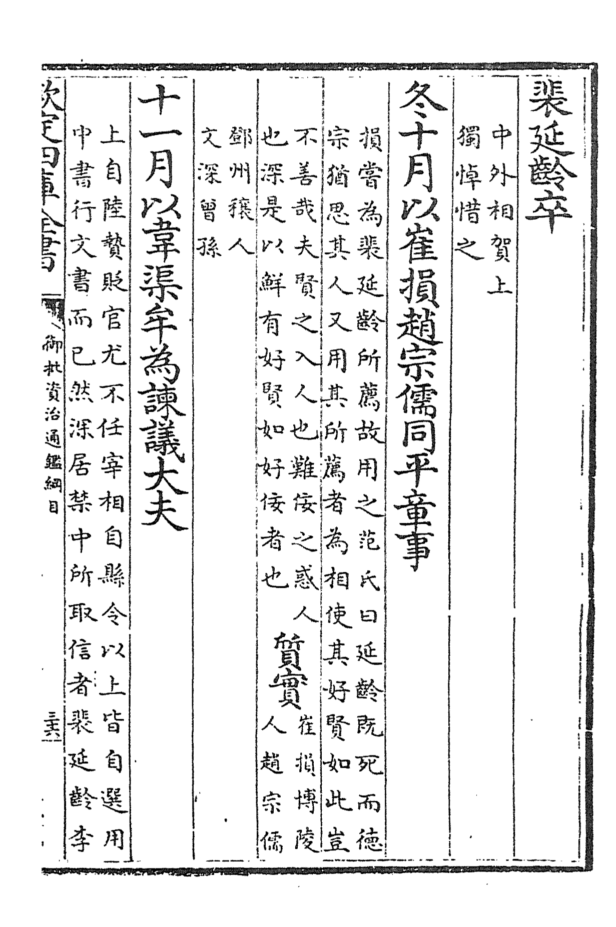
得安

趙憬卒○九月以李景畧為豐州都防禦使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畧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於景畧說益不平乃厚賂竇文瑒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冦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瑒因薦景畧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畧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集覽端公杜甫懐裴二端公詩注云按杜佑通典唐侍御史凡四員内供二員號為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

質實豐州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塞



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

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范氏曰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

質實　崔損博陵人趙宗儒鄧州穰人文深曾孫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

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恌躁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集覽 掊克詩蕩篇曾是掊克注聚斂也恌躁詩鹿鳴篇視民不恌注恌他彫反偷薄也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不安靜也

書法 書譏也渠牟狡險恌躁不稱甚矣終綱目書諫議大夫十有六詳漢光武建武五年惟吳通元韋渠牟杜光庭為譏焉

丁丑 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

曰鄜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質實

方渠縣名按一統志漢初所置屬北地郡後魏廢為鎮唐復置縣五代晉省入通遠縣宋為砦故址在慶陽府環縣南七十里合道城名在慶陽府環縣西南七十里木波城名在慶陽府環縣南四十五里古木波鎮即此馬嶺縣名漢初所置屬北地郡後魏廢為鎮隋初復置為縣唐仍舊宋廢之故址在慶陽府環縣西南一百三十二里

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

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　質實

幕府注見秦

王政三年

吐蕃贊普乞立贊死

子足之

煎立

秋七月起復張茂宗為左衛軍尚公主考異　提要軍上有將字唐

紀屢書右將

軍合從提要

張茂宗茂昭之弟也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乂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范氏曰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愚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尚欲拒諫不亦惑乎

集覽 嘉禮冠婚朝賀皆嘉禮也禮春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墨衰以從金革之事墨黲色布衰喪衣也凡起服治事則著黲布服寒不著袍呂和叔曰凡三年之喪須終喪不可行慶弔請謁聚會若卒哭後有甚不得已事可暫衣墨衰行之事畢反其喪服左傳僖三十三年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注晉文公未

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公羊傳宣元年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注服金革者以兵事使之也孔子善閔子騫之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内不失親親之恩也又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注見晉元帝永昌元年委巷之冢記檀弓上篇委巷之禮注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

質實

義章一統志云本漢郴縣地名屬桂陽郡晉因之隋末置義章縣唐初省入郴縣尋復置長壽初分置高平縣尋省之徙郴縣于高平宋改曰宜章縣金元俱仍舊名國朝因之改屬郴州隸湖廣道

書法

凡書起復譏也書起復尚公主譏之譏也德宗之初立也有縣主將嫁會上從姊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始則愛禮於縣主今則於己女不愛焉前後相反

如二人矣於是張母遺表請成昬不書書起復蔽其失於德宗也終綱目書起復七詳太宗貞觀十五年議未有甚於此者矣

發明 苫堛不可以處內縗絰不可以吉服擗踊哭泣不可以歌笑燕樂歠粥飲水不可以觴酒豆肉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書起復張茂宗尚公主不惟瀆亂吉凶之禮而亦陷人於罪逆不孝之地德宗乖僻若此尚可與之論人道乎

九月盧邁罷○冬十月吳少誠開刀溝

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罷役 質實

刁淯一統志云即刁河在南陽府鄧州城南一十五里源自内鄉西北蕭山流過州至新野東南入于淯水汝水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盧羣范陽人

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甞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

御宫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聽賀實蘇弁武功人世孫之孫土著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發明以四海九州而奉一人則凡膳羞服御之物其所以供上之用者皆有常職歷代以來未聞闕事至德宗始以宦者取物於市遂至豪奪白取讎怨於民雖諫官御史交章論列方鎮京尹抗疏奏陳而不之納是豈為民父母之意哉書以宦者為宫市使是張官置吏白晝使之行刼於通衢耳斯民何其重不幸耶

戊寅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賀實鄭餘慶滎陽人絪之從孫○八月初置神策統軍

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集覽 稟賜稟力錦反與廩通歐陽氏曰古者給人以食取之於倉廩故因稱廩給稟賜

九月以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集覽 于頔于姓頔名也頔音徒歷反

質實 于頔代人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吳少誠叛侵壽州

考異 提要及尹氏發明叛作反按凡例自下逆上曰反舍此之彼曰叛則此當從提要作反

質實 壽州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

○貶陽城為道州刺史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

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質實 連州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山陽道州注見中宗嗣聖七年

己卯 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 質實 宋州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以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錡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他卒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守約等皆去之

范氏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鉏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集覽 胡奚胡北狄也奚注見陳宣帝大建十三年

質實 浙西觀察使注見憲宗元和二年杭州李錡注同上年

三月吳少誠寇唐州

質實 唐州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泚陽

○秋八月以上官涗為陳許節度使

吳少誠遣兵掠臨潁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名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集覽 上官泌上官複姓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泌其名也音始銳反 質實 臨潁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潁川郡以在潁水之上故名隋屬許州唐屬㶏州貞元初仍屬許州宋金元俱仍舊名國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以韓宏為宣武節度使

劉逸準卒軍中思劉元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宏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宏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少誠遣使與逸準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宏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許下少誠

由是失勢宣武軍自元佐卒凡五作亂宏名唱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宏入朝二十年士卒無一人敢讙

質實 韓宏滑州匡城人

呼於城郭者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於小溵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集覽 小溵水溵通作濦亦作隱音於斤反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質實 小溵水注見順宗永元元年溵水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考證 分註當書謚忠武 謹按唐書渾瑊與李晟同謚忠武通鑑於瑊獨不著謚何也夫瑊解奉天之圍晟收復京城且晟破賊時瑊亦進取咸陽

其功固不相下臧嘗謂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雖知晟莫若臧然臧之秉義執志固可知也尚結賛曰唐之名將李晟與渾瑊耳兩王名播戎狄謚忠武誠非虛美分注補書輝映史冊宜哉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質實 咸寧縣名注見漢高帝十年萬年興元府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庚辰 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瑒愛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 質實 蔡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夏四月姚南仲入朝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又遣小吏程務盈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及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殺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范氏曰德宗之心常與宦者為一故雖妄言必聽之疎羣臣而外之故雖有實言而人殺身以明之亦不信也是以其害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肓之疾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可不為深

戒哉

集覽 羊杜 羊祜字叔子杜預字元凱皆西晉武帝時人膏肓之疾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質實 義成軍名注見懿宗咸通十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五月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溵南大潰

全義素無勇畧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

集覽 沮洳 沮洳之地詩汾沮洳篇注沮子預反洳如預反文公傳曰沮洳水浸處下濕地也按韓愈南山詩春陽為沮洳乃皆音平聲

質實 溵南 溵水之南注見順宗永貞元年五樓或疑地名未詳處所姑缺

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范氏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挫也志氣之剛不可挫也不度可而為不慮後而發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怯也天下之勇不可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初欲有為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易則其屈必深其發輕則其挫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胡氏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

在物故登十六相流四凶若持衡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已故忠賢則惡忌疎斥之跋扈則畏下撫綏之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集覽 妍媸妍倪堅反美好也媸充之反醜也陸機文賦妍媸好惡跋扈猶言彊梁漢質帝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注見質帝本初元年

質實 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鄧州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端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高要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十六相注見建中元年元凱四凶注見中宗嗣聖九年

書法 廢置不書所自書所自皆譏也書王鳳奏以陳湯為中郎漢成帝建始四年譏在下也此書于頔奏貶元洪是年譏在上也帝於元洪頔欲罪則罪之欲輕則輕之於薛正倫頔欲貶則貶之

欲留則留之初年之剛氣至是消沮盡矣書曰于頓奏所以深病德宗也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為行軍司馬救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刼建封子愔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鄘為宣慰使鄘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

名注見陳宣帝大建九年六質實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韋夏卿京兆萬年人司馬官

卿李鄘江夏人邕之從孫

永州刺史陽履免考異

提要永作柳

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履贓賄三司鞫之對曰所斂物已市馬進之矣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

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上悅其進奉之言免官而已**集覽**按禮齒路馬有誅按據也禮周禮也齒路馬有誅記曲禮之文也注見漢文帝六年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質實**永州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零陵湖南觀察使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呂渭河中人

書法刺史免未有書者此其書何譏進奉也於是屢犯贓賄三司鞫之則曰市馬進奉矣上聞此言第免之帝之眷眷於進奉者如此特書病之也

以張愔為徐州團練使

張愔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為節度使**集覽**旌節漢書顏師古注節所以為信也

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旄三重按石林燕語曰國朝節度使所持節以金銅葉為之盤加紅絲為龍旄受賜者藏於公宇其私室別為堂名曰節堂每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又節鉞注見興元元年

質實淮南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徐泗濠節度注見貞元四年淮水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武寧軍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以李藩為秘書郎

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

者邪即除秘書郎胡氏曰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己不涉己者亦然李藩從下士來未有向背德宗視之猶日方中也使虛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中不遠矣然非格物致知何以啓進此之途非彊恕求仁何以克安此之居故自天子至於匹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集覽 錯愕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

質實 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李藩趙州人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書法 於是杜兼奏藩搖動衆心上欲殺之既而見藩儀度曰此豈為惡者邪遂改令命綱目前書以賓文場霍傴鳴為護軍中尉此書以李藩為祕書郎下書以齊總為衢州刺史不行皆幸之也德宗本心天理於此有未盡晦者故喜書之

秋七月吴少誠襲韓全義於五樓全義大敗走保陳州

質實 陳州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九月以李元素為義成節度使

質實 李元素京兆萬年人

義成節度使盧羣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

貶鄭餘慶為郴州司馬

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貶之

集覽 于頔姓名也頔普眉反朋比同門曰朋阿黨曰比比音毘至反

質實 郴州注見楚義帝元年于頔代人

以齊抗同平章事質實齊抗瀛州高陽人○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韓全義至長安竇文瑒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質實巴峽二州名巴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峽州注見朱明帝泰始

三年三峽麾下注見

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書法 少誠書叛書討矣又書襲敗全義矣未聞其上表謝罪也而遽赦之復其官爵不振甚矣

書病唐也

發明 書吳少誠反侵壽州又書冦唐州又書削官進討則是少誠叛逆之罪不可赦也書韓全義為招討使又書韓全義與戰大潰又書大敗走保陳州則是全義債軍之罪不可逭也夫少誠背叛既不能討全義失律又不能誅卒之少誠復官而全義付之不問德宗繆政如此曾不自知愧恥然則書赦吳少誠復其官爵不知前日削之也何為而削令日復之也何為而復參考觀之義自見矣

以鄭儋為河東節度使

上擇可以代儋者以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即用為河東行軍司馬

質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七下